疑耀/卷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茶

古人冬則飲湯，夏則飲水，未有茶也。李文正《資暇錄》謂茶始於唐，崔寧黃伯思已辯其非。伯思嘗見北齊楊子華作邢子才魏收勘書圖，已有煎茶者。《南牕紀談》謂飲茶始於梁天監中事，見《洛陽伽藍記》。及閱《吳志·韋曜傳》，賜茶荈以當酒，則茶又非始於梁矣。余謂飲茶亦非始於吳也。爾雅曰：『檟苦荼』，郭璞注：『可以爲羹飲，早采爲茶，晚采爲茗，一名荈。』則吳之前亦以茶作飲矣，第未必如後世之日用不離也。蓋自際羽出茶之法，始講自呂惠卿，蔡君謨輩出茶之法始精，而茶之利國家且籍之矣，此古人所不及詳者也。

林逋

林逋居孤山，畜一鶴，客至則童子放鶴，逋見鶴即歸，其好客如此。宋江鄰幾作《雜誌》載許洞嘲逋詩，『有豪民送物伸鶖頸，好客窺門縮鼈頭。』之句，蓋無根之　　也。鄰幾載之何意？李畋《聞見錄》載，和靖隱居，朝廷命守臣王濟訪之，逋聞之即懷詩求見，濟乃以文學保薦，逋及詔下，唯賜帛而已。濟曰：『草澤之士，不學稽古，不友王侯。文學之士，修詞立誠，俟時致用，今林逋兩失之矣。』夫以和靖之高隱，而猶以詩文取譏，亦不念古人身既隱，文焉用之語也。今之自稱山人者，何以爲文哉？

樂府之誤

樂府本以被管絃者，今所傳下樂府詞，多不可讀。沈休文曰:樂人以聲音相傳，大字是詞，細字是聲，聲詞合寫，愈傳愈訛，至今遂不得其解耳。故後人作古樂府，止用其題，不襲其意，亦不諧其調。如朱鷺則詠鷺之色，艾如張則詠射雉事，或五言或七言，或近體或歌謠，皆如詠物體。蓋自魏而後皆然，不特唐人也。至於可被管絃與否，不復問矣。

書簡用死罪

《侯鯖錄》謂：『晉宋兵革之間禁書疏，非吊喪問疾不得輒行。』晉人書啟多用死罪，死罪是違制令，故也。余謂不然，漢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以前用之矣。

張楚

陳勝自立爲王，號張楚。劉德曰：『若云張大楚國也。』張晏曰：『先是楚爲秦滅，今立之爲張也。』而師古從晏說。余謂兩說皆兼爲是。立楚而號曰張，猶大唐、皇宋、大明云爾。

王弼注利貞

王輔嗣注易利貞者，性情也，曰：『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？』不性其情，言不能性制情也，句法甚古而理亦明盡止，此四字不知，宋儒費幾多說話。

孔子責冉求

季氏伐顓臾，冉有、季路問於孔子，孔子不責由而責求，曰：『無乃爾是過與？』且呼其名而責之。此正寧有盜臣意。

王道王路

《洪範》無有作好，遵王之道，無有作惡，遵王之路。注疏止言：『王之道爲正道，王之路而正路』而已，『道路』二字未分別。《蔡沉集傳》亦未及解。新安陳氏止云：『互詞叶韻』耳，抑何鹵莽也。箕子作《洪範》，其字豈輕下者。余按周禮遂人及匠人自遂上之經，至於川上之路凡五，又有經涂、環涂、野涂，大小相異而道容二軌，路容三軌，是道小而路大也，則作好之害小，作惡之害大耳。

夷齊不食周粟

伯夷、叔齊不食周粟，餓於首陽之下，蓋不食周之祿，非絕粒不食也。古人祿皆以粟，如原思爲宰與之粟五秉是也。時夷、齊特不欲爲周之臣，故辭其祿耳，若自耕之粟，未嘗不食也。餓而采薇者，粟或不足，有時采薇以充之，非止食一薇也。周土之毛，即所

耕之粟亦毛也。程伊川之說得，特未發明耳。《三秦記》謂：『夷、齊食薇三年，顏色不變』，得無誕乎？宋石曼卿謂：『夷、齊不死於周之土而死於蒲阪，以蒲阪爲堯、舜揖遜之區，蓋有深意焉。』首陽之山，散見各郡國諸家，紛紛未有的據，夷、齊之死，或在首陽，或在蒲阪，宜再詳之。

獬豸

獬豸性忠，能觸不直，咋不正見於牲籍，不一而足。宋羅泌不以爲然，因引齊莊公有曰：『王國卑與東里，徼訟三年不決，乃令二人共一羊，盟於社。二子相從，刲羊以血灑社，讀王國卑之詞，已竟東里。詞未半，羊起觸之，是能觸不直者，羊之性也，不必獬豸。』余因憶里中故老，嘗言有重辟甚冤，歷數官皆不能直。有一郡守復判此獄，而郡堂一鹿闖至公案上，銜其文卷，嚙碎之，左右不能奪。郡守心動，遂反前斷，而冤者得白，是鹿性亦能知曲直矣。鹿與羊，凡畜也，能知曲直，況神羊乎？能知曲直者，有羊與鹿，而況可謂無獬豸乎？天生神物，自有出於常理之外者，草木最爲無知，尚有指佞之草，而謂無獬豸者過也。第許叔重又以獬豸似牛，與神羊之名戾，或羊類，或牛類，所不可知耳。

伯益之壽

孟子稱伯益避位於禹之子啟。詳閱諸書，伯益乃高陽氏之子，其猶子黎逮事，其父則高陽之崩益，年不下四十矣。歷高辛、唐虞，凡二百二十載，是伯益年必二百六十歲，乃及禹之傳位於啟也。堯之諸臣，壽最高者惟彭鏗、皐陶、伯益三人，而皐陶年百有六十則前聞之，彭鏗或云即彭祖，或云非是，獨未聞伯益二百六十歲之說，豈孟子別有所授耶？

堯舜被誣

堯、舜、禹以聖人爲之君，又以聖人爲之臣，禪受之際，昭著往策，豈復織芥可疑？而《竹書紀年》謂：『堯之末年，德衰，爲舜所囚，故相之湯陰有囚堯城。』又謂：『舜既囚堯，遂堰塞丹朱，使父子不相見，故鄄城西又有堰朱城。』《瑣語》因之，亦曰：『舜放堯於平陽。』而任昉記亦以朝歌有獄基，禹囚舜故地也。於是劉知幾遂疑舜廢堯，既立其子，俄又奪之。嗟嗟堯、舜、禹，而猶不免於稗官小說之妄議，又何怪乎秦火耶？余按《竹書紀年》出於魏晉間，是時魏晉得國，無不篡弒者，知無以自解於世，而逢君

之臣僞撰此書，爲主分謗耳。竹書又云：『殷仲壬居亳，其卿士伊尹相之，仲壬崩，太甲立，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。後三年，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，立其子伊陟、伊奮，命復其父之田而中分之。』夫太甲、伊尹之事見於《尚書》、《孟子》者不可信耶？《左傳》曰：『伊尹放太甲而相之，卒無怨色。』杜預乃以《竹書》而疑伏生之《尚書》爲有昏妄，則以小人之心置君子之腹者不獨劉知幾矣。

鼻天子冢

舜封象於有庳，即今湖廣永州府零陵縣，今零陵縣尚有鼻墟。羅長源謂：『鼻、庳，音相近也。』余按《幽明錄》，始興有鼻天子冢、鼻天子城，今《統志》亦載之。始興屬今南雄府，而《南康記》南康縣亦有鼻天子城，先儒或謂始屬始興，今屬南康，故《統志》於南康不載鼻天子城、冢，豈南康、始興，古皆爲楚地，傲象雖封於零陵，及卒乃葬於南康耶？然南康、始興去零陵遠甚象封於零陵矣，卒乃葬於始興耶？余竊惑之。《統志》又云：始興鼻天子墓，昔人掘之，見銅人數十，擁笏列侍，器飾皆金銀。俄聞墓內擊鼓大呼，懼，弗敢取而返。夫銅人狥葬乃出於末代，非有虞之世所宜有也，此鼻天子非非象明甚。羅長源作《路史》於古，今疑誤最爲詳核，而亦以始興之鼻天子爲庳象，何也？ 疑耀卷六~卷七 17